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胡念祖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孝親

後魏孝文帝時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中部曹楊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

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

唐太宗時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来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

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

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户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

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阼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

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
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
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
高爵與外朝廷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
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
帝又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
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永

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良有以也況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哀遂為宴樂之事甚乖禮度因而泣下左右皆悲

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行軍司馬李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内慚不懌萬有一

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

宋英宗即位初同知諫院呂誨乞奉慈闈以全孝德上奏曰臣聞置天下方乎置器者盖在人君者審乎安危之勢所以有守成之難有持盈之戒者正謂是矣我太祖太宗造宋之艱難承五季之弊平諸夏以為一援生靈於塗炭安寰海於覆盂真宗以神武定二邊以文德綏萬方薦功髙厚著於金石仁宗在宥四十二年循持

憲度何嘗殺一不辜失一有罪恵澤下流有生畢遂可
謂仁信之至集百年之昌期纂四聖之丕緒矣而褒豫
鄂王相繼不育天其意者以陛下當其歴數錫之休命
席乎成業有以恢隆萬世之基而又知先帝明哲拔陛
下於公族授之以震器皇太后鞠養聖躬保護成德一
旦恭宣玉几之命謀先輔弼之助陛下安步中外帖然
功德為重矣恩德為厚矣陛下報之之道宜如何哉然
自踐阼三日之内親決數事至明燭理人皆慰抃有望

於治平矣屬以聖候爽和嬰仍于今竊聞所上湯劑未嘗服餌太醫診脉而不敢言病内臣依違而不敢進藥良以天威違拂震慴靡遑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矣且百金之子尚有倚衡之誡而萬乘之貴殊無保邦之慮耶矧又聞流議騰沸謂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宫中言動無節嘻笑不常執喪之禮未至奉親之道或闕以至晨昏省問曠絶者踰月虧損盛德莫大於此但外臣不知端倪果如是乃陛下重違天意不以繼承為念

忽先帝顧託之命輕萬乘崇高之體忘聖母鞠育之恩

違孝子承顔之道何以上奉宗廟率教於天下也臣重

思違豫而來已逾半歲萬幾之事都無可否而賴皇太

后處内大臣盡心中外循常理軍民無怨言直以累聖

恩德浹人之深爾尚恐曠日持久人心動揺變生於内

將安寄處臣竊為陛下寒心也臣備員諫列既有所聞

痛心疾首敢復緘默以謂聖帝明王好聞已過忠臣孝

子不隱其情是以懇懇切言不避諱忌伏望宸聰循省

既往不遠而復起居必謹言動必思上奉慈闈克全孝德念先帝付託之重審置器安危之勢知良藥可以利病則勉勤服餌謂忠言可以利行則廣其開納流言自弭休聲日至天下幸甚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愚竊惟先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

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先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

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謹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謹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已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

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誠懼不幸有謟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

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全美不有秋毫之缺不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惶悸之至

先又上兩宮疏曰臣謂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内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内外之志乖

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

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禄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茍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搆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内外相疑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睿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

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宫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顔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温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

皇太后無忌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闕説涉於離間
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
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
宮以為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
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
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
為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
光又上奏曰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

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
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
間致兩宫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羣生之禍叩心
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機之繁未嘗
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
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
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
慈愛始終無纎芥之間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

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

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盖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已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

時如此則上下咸悦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懽恱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来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採擇

光又上奏曰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

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没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

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内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禄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

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

光又上奏曰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為君之職嚮善之道臣鄙夾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

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

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為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為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顔色備盡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斡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宫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

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
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
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
久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
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為晚若固守所見終無
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
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
愛死為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

陛下少留意察之

光又上奏曰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嚮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為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踈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懅無地自容夙

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之務無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

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恱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恱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恱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况人乎臣又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甞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

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

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

光又上奏曰臣伏思陛下嚮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

虔恭欵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

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

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守忠等本不樂

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

陛下與中宮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

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

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逺内外雍睦善氣興行灾沴消亡宗廟永安今閒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宫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更深留意

光又上慈聖皇后䟽曰臣竊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

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

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萌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

令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纎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絶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懐分

甘哺果拊循愛育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跡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讐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

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䟽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兹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時宫省之内必有

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詐効小忠以結
殿下之知僥求祿位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
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
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
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
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
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
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

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名諭皇帝以嚮来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宫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顔留之從容来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

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夫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

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

寧是臣所以為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

惟留神幸察

起居舍人傳堯俞上奏曰臣伏覩四月九日牓朝堂詔

書以陛下踐阼之初銜哀得疾慮庶政或壅請皇太后

權同處分俟平愈日依舊陛下今已康復聖體清明固

當上法乾健專總萬樞皇太后佐佑先帝援陛下於藩

邸以繼大統其恩德若天地然陛下宜順適慈顔務致

優佚詎可於既安之後尚以機務煩之恭惟皇太后慈

仁明哲以大公安天下為心從容禁中亦足輔導陛下伏乞早降明詔以四月九日依舊指揮施行

堯俞又上奏曰竊惟皇太后有旨更不於内東門同聽朝政臣伏以皇太后佐佑先帝援陛下於藩邸有不得已遂權同機務及清躬和豫舉神寶以歸之其始終恩力可勝道哉陛下天畀仁孝思所以報塞固無窮已雖然自去年以來淺見者妄意宫禁中事頗有浮議流於人間此膚聽所具悉者也今陛下於九重之内雖日竭

曾閔之志行以奉事皇太后天下安得遽聞臣謂宜順承顔色既致其悃愊又取奉養隆顯之禮可以使士民共知者速講而數為之自然聖孝之聲亟傳於四海如是則端拱無為長享天人之助矣至於給事皇太后之人向者既未得專力於陛下茍見皇太后復辟慮其智識鄙短未能測乾坤之量不免有所疑畏臣謂宜録其勤勞少推恩例上足以慰母后慈惠之意下足以安左右疑懼之心愚慮所及不敢不言惟陛下矜其狂愚而

特加收採則不勝幸甚

堯俞又上奏曰臣伏見内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欣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兾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脩怨枝詞蔓説往往寖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諭究則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

陛下霈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交構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歡心則天人交欣其為陛下之福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英宗㬥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

韓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判三班院劉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

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敵進讀史記至
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
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
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哲宗即位初侍讀韓維上奏曰臣聞内出皇帝所撰大
行皇帝挽辭二首付外歌習臣愚竊有所疑伏惟大行
皇帝靈駕發引在近陛下方當擗踴號慕以致孝思秉
筆綴文恐非其時若陛下自為之則恐未合禮意若使

侍臣潤色則是示天下以僞惟誠與孝人主要道陛下
嗣位之初舉動語默實繫四方觀聽不可不慎昔高宗
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高宗商之盛王默則盡孝言則
合禮臣民化德遂致天下雍和可不務哉伏望聖慈及
挽辭未甚宣布特賜收還以合禮制臣幸得以採擢備
進讀偶於義理有所見不敢不告
哲宗時侍講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等伏以天下不幸
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

者無不摧隕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

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

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
哉然則令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
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
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
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
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
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
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

太后未嘗有毫髪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跡遠隔絶魏王病既没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已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

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来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内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静不可

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内裁抑僥倖以肅宫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徳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

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
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
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逺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
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
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
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
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

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悦光没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説或追報有所未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

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

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髙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冒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徽宗時張庭堅為右正言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

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

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

於民而拾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

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為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

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為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先贈

典以悦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

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

售謂紹復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

今遠略之耗於内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删不以為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為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

秘書省校書郎陳瓘奏曰臣聞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天子之孝也武王是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卿大夫之孝也孟莊子是矣神考之初當百年宜改之運改英祖者多矣乃所以為善繼善述也書曰一人有

慶兆民頼之此神考之大孝也

欽宗靖康元年校書郎陳公輔上奏曰臣恭聞道君太

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

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

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恠之

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邊圍作過深厭萬機

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

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

懽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已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

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睿智寛厚豁
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
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草
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
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
趙野輩不能為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
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為開具上
皇罪己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

上皇備加禮數内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怨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陛下承付託之重賊兵遠遯京師復安政事脩舉人心懽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悦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宫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動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諭聖意

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
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陛下貴為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
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
躬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
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
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
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公輔遷左司諫又上奏曰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妄有論奏已甘誅夷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賜聽覽更蒙聖慈擢為諫官令臣不俟受告先次供職顧臣之愚何敢輙當此選臣已一面具狀辭免然臣以昨来所言有未盡者今輙敢冒死再為陛下陳之臣初謂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為言及聞聖語乃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為人之子若果貽父之怒其可一日安乎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王

之盛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人悦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為舜者亦難堪矣舜終能使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為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有天下之大興事造業二十六年實聰明睿智之主陛下苟能如舜之孝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奉迎如李綱固可委矣

更得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面諭使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為陛下言之臣料上皇必無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放宮人折苑囿減玩好之具省應奉之物此自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別有所須且當許以一面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豈敢以為非乎上皇久之視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已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

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臣恭聞聖語謂皇后亦怒意欲先還禁中理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未有以解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得居禁中耶若果先還臣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遜辭以理開曉皇后若當此理方欣慰不暇豈復有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去之未盡或尚有蠹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之

事處之為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守法度上下内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可得而私況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金人侵犯而陛下威德兼隆宗社復安上皇既歸而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乎此臣所以為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勤始終如一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

右諫議大夫楊時上奏曰臣竊惟父子之恩天性也無容私焉一於誠而已矣夫舜之登庸天下之士恱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為足以解憂夫豈外襲而取之哉心誠有之也其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本諸此而已孔子曰本立而道生此之謂也恭惟上皇付陛下以神器之重天下戴之如天就之如日可謂得所欲矣上皇東幸未

還陛下寤寐念之憂形于色乾龍上壽亦罷而不講是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解其憂也非陛下誠於中寧有是夫誠至矣雖天地鬼神猶將感格況於至親乎雖有姦凶造為浮言無自而入矣夫以陛下之恭孝上皇之慈仁其心一也父子之懿人無間言自斯以往讒慝自消矣若夫内藏猜慮外矜觀聽則釁自我作欲其無嫌不可得也疑隙一開窒之難矣不可不慮也若事干朝廷當付之公議而已三省者天下公議所自出

也大臣宜任其責陛下亦不得而私焉一徇至公則天

下幸甚

時又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宣

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皇帝殆十年枉被誣謗久而未

明臣謹條其本末于左昔元豐末伏見神宗皇帝不豫

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名不得入

内其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請立延安郡

王為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録

院衆臣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不可誣也至元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其姦謀冀徼異日之福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實其事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其為此謀非私於蔡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寃積怨幾四十年伏遇陛下嗣守神器如大明之升無隱不燭而臣幸得備員諫省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在

甲令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批聖語在中書者必無遺

矣所幸紹聖中脩時政記具在秘書省國史案猶可考

也此天存之以遺陛下伏乞下秘書省國史案索元祐

時政記一賜覽觀庶以究見事實貽洗王珪為臣不忠

之名追奪蔡確冒受褒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

釋天下積年憤鬱之氣臣不勝幸願之至

御史中丞陳過庭上奏曰臣聞周公遭管蔡流言上天

動威雷電以風禾偃木拔以彰周公之德蓋聖人用心

與天地合不幸而遭變故必有感格而震動恭惟陛下
聖聖相繼中外乂寧將二百年自紹聖崇寧大觀宣和
以來星文變見日食地震水旱連年盜賊滿野遂至金
人甲兵直犯京闕非特姦邪用事忠良擯斥庶政不脩
百姓愁苦之所致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功在社
稷垂裕無窮而乃負誣謗於天下者垂四十年天地幽
鬱人神憤怨前日之變幾至大亂未必不由此也日近
縉紳之士咸謂臣曰當宣仁聖烈垂簾聽政登用耆舊

惠養黎元如章子厚曾布蔡京及卞姦險刻薄之徒棄黜弗用小人懷憾務在報復及其得志託紹述爲名凡元祐正士禁錮弗用一時輔相侍從之賢死於遐陬荒裔者何可勝計及章子厚晚年被黜頗有悔過之意其謝表則曰竭力以遏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宣仁保佑之功觀此則知當時固嘗起徐王之謗而掩宣仁保佑之功矣范純仁嘗曰矧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憂勤之不顧純仁懷忠發憤遂有此言然伸幽直枉正在

今日伏望陛下詳酌令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臣僚共議其事辨明休烈振發潛光然後敷明詔以喻中外差大臣以告陵廟上以慰在天之靈次以攄幽明之憤天意披豁人心感悅則中興之業當自此有成矣

高宗時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吏部尚書張燾偕行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及還上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兩宮

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人各有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脩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復光舊物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壽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恥上黯然

孝宗時袁說友上奏曰臣聞人臣之職位雖有高下而愛君之言則一人主之待下固有輕重而聽言之意則

同臣一介螻蟻兹以新任闕在半年之前吏部行下俾之趨闕官畢不獲仰瞻皇帝陛下清光恭從新制赴議事堂敷禀臣自惟一遠闕庭今閱十載兹者復幸詣行在所中懷管見願以裨賛聖德之萬一臣伏自揣念官在畢下職在外任凡所進説惟當視職以言其於國家大事體朝廷大議論似非所當及者臣竊觀本朝范仲淹方身在遠外再上封章歴言朝政得失蘇軾為開封幕官進萬言書極論一時新政二人之言豈限於其位

而祖宗聽言亦豈有異意哉臣愚戇不佞固不敢比迹
前賢獨念頃蒙陛下擢寘周行備吏舘學編摩樞屬攝
事郎省歳在己亥分守池陽陛辭之日開納襃奬俾之
宣諭統帥調護軍民親承玉音畀以見次臣兩年之内
竭力郡事天地涵育免以罪行聖眷隆厚萬未報一用
是忘其下位廹於愛君之切昧死以獻愚忠仰瀆淵聽
惟陛下赦之臣来自田間侍班旅邸竊覩邇者先帝靈
輿發引仰惟先帝仁德聖功陛下孝思誠意感格天地

貫通神明禮典之興上下叶應如江潮之沙日以退落
請謚之日已雨亟晴陰霾於發引二日之前至日則晴
日特盛風息於靈輿渡江之頃渡畢則微風始來是皆
昭格感通密相陰佑神靈安妥中外嘆嗟誠方策之所
少聞古今之所難能也然臣聞之道路皆謂發引之後
朝廷所當先者莫急於皇太后還内一事而已而聖意
未定詔旨未頒宮室未闢事體未正大臣有請而未允
諫官有奏而未行臣子憂懷庶民疑惑利害輕重所繫

實深豈宜因循浸以未決臣竊謂皇太后不可不還大
内者其說有八臣請得而具言之臣聞母之與子其恩
愛相關情意相及如心腹耳目之相隨不可須臾離也
昏定晨省以慰母心雖匹夫之微猶所不免況人主之
尊哉前日先帝壽母同處北宮陛下五日一朝事勢則
順今也慈極上賓大事已畢亟當迎請壽母入還廣内
今若太后獨居北宮朝夕少遠至養雖曰乘輿時一詣
宮亦是希闊於禮爲簡於情爲踈於法度未宜於觀瞻

未允稽之方册攷之前古似若未順願使盛治極美之
朝而有一不如古哉此不可不還大内其說一也臣仰惟
陛下自罹大故哀慕憂感靡一弗至斷自聖孝躬行三
年之喪極為禮文克襄大事亘古所無垂訓萬世今若
山陵訖事即乞壽母還内則母子日親允合大典備道
全美焜燿今昔儻若未講壽母還内之儀未全母子相
安之禮則為山而虧一簣百里而止九十在陛下亦豈
欲至此哉此不可不還大内其說二也臣仰惟先帝獎

屣天下燕怡北宫日與皇太后同享天下之養同介康寧之福葢二十六年矣方茲國卹非常壽母獨處諒於慈抱未能全釋當此之際陛下固願日親母側承顔奉志寛悦憂念調娱聖懷豈欲使壽母於憂傷之初而遽有獨處之况哉矧今先帝靈駕已東音容日逺壽母憂思尤倍曩日不於此時蚤議還内日寛慈念則髙年悲志益難處矣此不可不還大内其説三也臣仰惟先帝虞主還都靈筵定置當以大内為主揆之禮經質之事

理了無可疑令若以太后未還大内先帝靈筵亦復且留北宫徒使近習以奉靈几則是陛下雖欲朝晚親奉靈帷以展孝慕何可得也既不能日拜于先帝靈筵之前又不能日親於太母慈顔之側情睽意隔又豈陛下所欲哉今若太后即日還内則先帝靈筵便可同歸以慰在天之靈以正壽母之養以全陛下之孝得則兩得失則兩失矣此不可不還大内其説四也臣仰惟皇太后春秋既高方此獨居其於朝夕之奉固當悉出陛下

聖意下俾侍從以奉娛養若南北兩内相望各處陛下不得朝夕侍側而委之近習日侍親養親跡倒置輕重失宜凡百執事將必浸弛日復一日必有非意違禮之事不時請求之擾蓋小人善於伺候攻於較計異日恐有仰費陛下調護者陛下聰明如天於此可以意料非若既還大内陛下近在咫尺朝夕在側威制所加定省所接小人忌憚無復有干宸慮者此不可不還大内其說五也臣竊惟北宫今日凡百事體恐非昔比外而宿

衛循徼之卒內而嬪嬙宦官之衆必亦少損於舊日側
聞宮中閤分亦復鮮少若復內之期尚復迤邐則號令
弗周關防弗備若如前日不測之盜出於其中或有尤
甚於此者驚動慈闈駭愕宮禁此豈細事也縱朝廷深
加誅治所傷亦已多矣當是之時豈不上動慈母之念
哉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六也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
虛懷納諫言有當理未嘗不行下至踈賤小臣一有可
採悉加聽納近者復置三諫以廣言路以通下情聖德

宏大治功恢崇蓋基於此今者太后還内一事臣下奏
請蓋已不一雖閭閻賤隸亦謂事合如此理尤曉然今
朝廷寂無所行相顧莫得其說凡百臣民懷疑妄慮至
有猜說以惑人心事勢所關利害尤重若陛下即頒太
后還内之詔早正日侍東朝之儀豈惟上以遵奉祖宗
之禮而下亦以彈壓衆多之疑此不可不還大内其說
七也臣聞疾痛疴癢雖少壯者有所不免仰惟皇太后
春秋既崇又當憂悼之餘豈無關聖抱而傷至和者今

者獨居北宮天所護相日固康寧或萬有一小親藥餌則陛下日夕寧侍必有未便非可以前日槩論也況平居無事太后飲食起居之間言動意向之頃尤賴陛下日居親側加意調護今既未能日夕以侍一有拂意皆足以干和氣矣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八也臣所陳八說皆揆之禮典質諸孝道酌之人情考之衆論無一而不合者為今之說不過曰皇太后安於北宮未欲輕動又曰慈母之訓難以固違臣竊以為大不然事有輕重

利害善處事者惟擇其重且利者而行之耳南北二内
皆宫禁也今日處此而安與他日處彼而安一也陛下
以天下之養國家之力而辦一東朝之奉抑何難者豈
必獨以北宫為安而他無可安之地耶慈母之訓固不
敢違然事貴當理耳陛下一請未遂至于再至于三力
以祖宗典故國家禮文萬世法則母子情義宫闈利害
臣下累奏外言紛惑歴舉數者之說委曲控懇期於得
請乃已則慈母必將欣然而從陛下之孝願遂矣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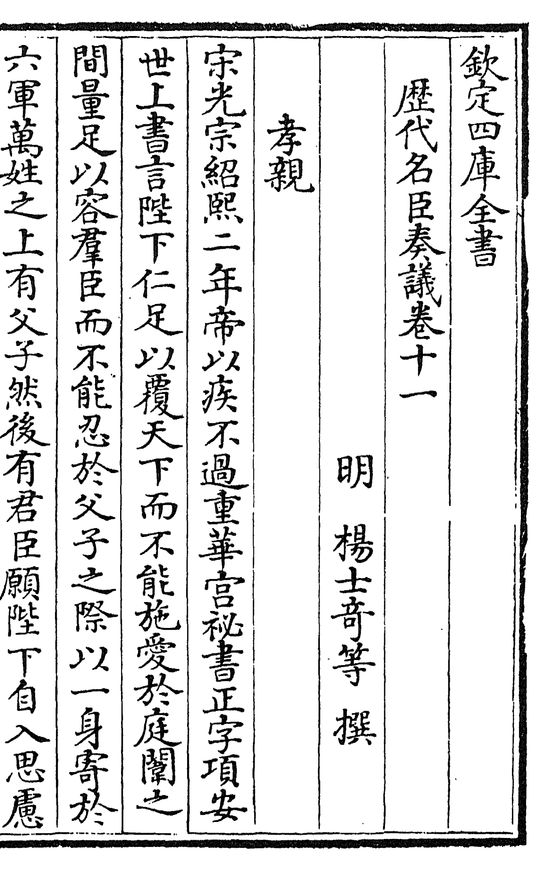
曰左右前後必有以北宫爲便而憚於南内之遷者臣以謂此小人之私意甚易折也仰惟陛下剛明英斷如天之威平日一聞姦謀誅戮靡後使左右前後果有陰揺其議者臣願陛下聲其號令嚴其誅罰一有妄行沮議者必戮無赦則亦何患於沮間者哉臣愚欲望聖慈即賜睿斷備以臣所陳八説力請皇太后期於必還大内纔獲俞音速降明詔擇日迎請或恐東朝宫室未可速辦即乞且於大内見令殿宇那撥繕治早迎慈駕續

行修建以遵祖訓以合禮典以全孝養以詔萬世以慰
輿願實天下厚幸臣跡遠小臣輙議朝廷大政罪當萬
死惟念久沐聖恩無路報塞切於愛君小効愚慮非敢
矯激沽名以干出位之誅如蒙聖慈以為可行即乞聖
旨施行臣無任瞻望穆穆之光不勝犬馬惓惓而已
説友又上奏曰臣仰惟主上以大有為之資親承付託
之重重華協帝以舜事親定省慈闈以天下養歳踰二
紀亘古所無大故非常聖心痛切至性盡於父子孝誠

通於神明斷自宸躬行三年之制悲憂過禮哀極有餘
蓋自三代以来明君聖主不能黽勉而力行者主上發
於至誠躬履喪㲹舉無違禮跨越令古焜燿簡筴貽訓
萬世甚盛甚休臣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
道脩德全功大仁顯形之謨烈施之政令配天地參化
育散在天下而載諸史牒者蓋非鋪張揚厲得以究其
萬一也惟茲羮墻之念方切於宸慮則夫聖有謨訓豈
一日而可忘恭惟乾道之二祺主上首命儒臣纂輯建

炎紹興之大典作宗一經揭名聖訓貽謀燕翼悉聚此
書御製序文藏諸金匱臣頃蒙聖恩擢丞中祕得以仰
窺大政拱誦全文不勝至榮極幸主上方極孝慕思報
大恩惟有循舊章憲成式以寓罔極之念以慰在天之
靈庶幾孝治有隆亡替臣欲望敷奏恭發睿旨於講筵
所俟將來開講日以聖政一書命經筵官日以進讀俾
之紬繹寶訓啓沃聖衷以永孝思以宏治道以仰副主
上倫制兩盡之意實天下厚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孝親

宋光宗紹熙二年帝以疾不過重華宫祕書正字項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

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閒爾

三年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中書舍人黄裳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

爇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廪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顧神壯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

愛為子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為聖帝
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
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
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
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
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
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若貴為
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

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

校書郎蔡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弗講比者壽皇從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屢

日弗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予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

光宗車駕將朝賀重華宫既而中輟翊善羅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宫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

過宫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
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令陛下久闕温凊壽皇欲見不可
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
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也子則受氣於父臣則制命於君是臣子之身非可私
為巳有也故君父安則家國安家國安則此身始得而
安否則天地雖大四海雖廣將無所安其身矣自昔以
來仁人孝子忠臣義士所以竭誠盡言視家國之事如

已事而不避死亡之誅其心豈有他哉盖以家國之安危實相關繫有不可得而解者固非沽名要譽許以為直以自私其身也矧臣世受國恩粗明兹義先臣蒙正輔太宗真宗夷簡輔仁宗公弼輔英宗神宗公著輔神宗哲宗好問復輔高宗於即政之始事體之艱難時勢之變故是皆身歷其間調娱維持均休共戚不敢有二臣之父兄又蒙朝廷記録亦皆有位於朝臣從州縣小官復蒙陛下拔擢使之備數班列得非皇慈興念舊族

俾其扶植嗣續或能不私其身耶自惟位下言微止當
退循分守豈應狂妄僭貢封章實以區區愚衷有所感
激雖欲緘默不能自制不得不昧死爲陛下言之恭惟
國家聖聖相承受天明命紀綱法度賞罰政刑是豈盡
過於漢唐獨仁孝之行既本諸内心而大過人之德業
夐超千古故能祈天永命雖經變故而終不傾揺高宗
皇帝匹馬渡江再造區夏不謀不筮挈提大寳付之壽
皇聖帝以對越藝祖在天之靈惟我壽皇翼翼孜孜躬

致二十七年之孝養鑾車往来萬姓瞻仰豈惟天下愛戴而夷狄異類亦能詠歎欣慕莫知其然於斯之時雖有水旱之灾盜賊之虞人心既固旋即消弭盛德格天其應自爾此非以幸而得也仰惟皇帝陛下春宫毓德仁孝升聞日就月將閲天下之義理已多獄訟謳歌罔不歸仰壽皇顧天位之有託睠萬機之憂勤雖春秋未高而精一之傳復見之於陛下三聖授受赫奕焜煌慈孝偕極是誠簡冊之所未嘗有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而得以天子之貴天下之富奉事其親此古今之難
值君父之至榮自三代以還歷千餘載惟唐之數君為
然太宗之於高祖明皇之於睿宗肅宗之於明皇遜禪
之際皆匪由衷嫌隙疑阻禍亂隨至而肅宗因臣庶之
言抱玩弱女感懷顧復至於歔欷載之史冊至今讀之
可以使人流涕肆我本朝禪代之美固始見於靖康然
是時戎馬在郊事出倉猝相與之際有不忍言者夫以
古今人主難逢之盛事既有其時復弁所願而有害夫

養志之至樂此仁人君子所以痛心疾首也令陛下躬承休運所以事壽皇者一遵壽皇所以事高宗若記禮所載文王之事王季武王帥而從之真無間然家法懿範休聲鉅美陛下既皆得之是誠足以教天下之孝而垂法於萬世茲蓋我國家仁孝之所積故非常之慶錫之於天而尤當極其培植保養之功也去冬郊禮之夕風雨暴至聖心祇懼遂愆天和然陛下思念慈闈之心不為疾輟藥餌甫除不憚風雪遂御乘輿都人夾道聳

瞻莫不鼓舞聖孝其所以培植保養乎天之錫我國家者亦可謂至矣旋聞聖躬復少違豫壽皇愛念切至於是屢頒免過宫之旨今閲日久矣清明在御臣下恱喜比者會慶節前期十日奉香致敬羣疑氷釋歡意周流逮至流虹之旦天氣和暢百官敘立重華宫外皆自以為必得瞻覩親奉玉巵之禮大明浸升踵企目斷拜表竣事衆心皇皇抑不知聖心以壽皇慈訓難於重違故不欲數蹕煩民耶或聖體有甚不能勉强者而非外庭

所能知邪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陛下仁孝得於生知豈容復有擬議然臣下猶有不能忘其憂者誠恐玉體猶有未康而無以釋海内之至情也尋聆御朝臨講之制不踰常式雖有以知陛下已集和平之福而道路籍籍愈以為疑蓋事親之禮衆所共知儻有少愆自難户曉在庭之臣庶幾長至在即陛下既受羣臣之朝必将祇欵北宫以展未申之誠及期天仗入陳百辟就列顧瞻黼扆不啻渴飢

徬徨徘徊嚴辦未奏離立庭中慼頞閤淚人情憂迫若
癡若狂咫尺天閽無路可扣逡巡退却相顧黯然流言
紛紛有不忍聽方當有道之朝加之陽剛漸長政是陛
下膺受多福庶邦丕享之時胡為而使人心至於此極
臣竊自妄測聖意必以為父子至情當盡慈孝歲時之
慶止屬禮文既慈孝之兩隆雖禮文而可略臣則以為
不然士庶人之家父子同室動息與俱至於人主有庶
政之繁問安視膳不容朝夕之必躬則五日一朝節序

稱慶盖將達人子之情所謂禮文乃是實事況人主者華夏蠻貊之所觀瞻凡見於節物儀典皆所以感化天下起其忠君親上之心詎宜於疑似之間謂因循為無傷而使人心解弛妄有測度乎夫君心所感隨動輒應陛下試反而思之陛下親舉重華之禮則天心底豫兩宮喜悅羣臣觀感軍民歡呼萬方儀刑四夷敬服洋洋然有太平之象樂莫大焉尊榮莫大焉陛下暫輟重華之禮則天心必不孚格兩宮必形思念羣臣憂懼罔知

所依軍民怨誹無復忌諱萬方有泮渙之勢四夷有輕侮之謀宛然有衰殘危悴之態辱莫大焉不祥莫大焉此二者其利害榮辱至易知至易見陛下將何擇哉竊聞壽皇鉅典已成進書有日恭想陛下躬率羣臣必欲行此縟禮以慰神人之望雖壽皇復有免到宫之命不可遂已葢免到宫者壽皇愛子之心而必到宫者陛下事親之實擴天性之固有如水勢之必東不必以屢出欲止為嫌不必以人言既多為厭或萬一有援引繳進

之説者茲乃為導諛竊寵之計非所以愛陛下也天意之從違人心之離合政在今日惟陛下念之然臣之愚所以拳拳於此者非為陛下愛惜此名也國家南渡以来版籍半淪於沙漠而讐恥未能遽雪言乎民力則困於養兵而焦熬憔悴類不聊生言乎軍政則隳於和議而驕脆窮怨緩急難倚言乎人才則務為沈默即有患難孰同其憂静言思之誠可寒心所恃以維持億萬年之基者蓋祖宗既有仁孝慈愛不可及之盛德而比年

三聖授受孝愛交孚又足以祈天永命故他雖未至猶可漸而為也儻聖孝於形迹之間稍有所虧四方傳聞愈遠愈異人心揺動根本必傷竊慮菑害自此而生禍變自此而萌無以待之為固事實在於目睫不可謂為迂談而轉移之機則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於此而不言是愛其身而負國家累世養育之恩也詩云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拳拳冒犯天威臣無任瞻天望聖懇祈激切惶懼俟命之至

四年祖儉又上奏曰臣世受國恩茲又備數朝列近因
輪對得望清光天容穆穆極其粹溫不遺微賤之言曲
加獎納至論天人感通之際有及於事親之禮聖謨洋
洋窮極根柢謂事親如事天當務誠實有以仰見陛下
聖念所存真與天通凡禮文所寓或未甚周初非有虧
天性之至愛誠有非外廷所能知者然事因適爾觀聽
浸隔誠實之德曖昧而不彰禮文之實因循而失信國
勢人心岌岌搖動蓋凜然有不保朝夕之憂以陛下之

明聖照臨宇内方將登延俊良以興治功令焉於此屢有虧闕既非陛下之本心而猶爾優游視為常事使道路流言浸不忍聽臣實痛心若執政大臣侍從臺諫不以今日事理之實告之陛下則是羣臣有負陛下也若有所論奏不得即以上聞則是左右閹宦畏威遠罪壅蔽陛下之聰明也夫天下之心有萬不同至於事親之實則本於孩提之良知不待家至而户曉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此為本而人主者華夏蠻貊之所觀瞻

茲事實為三綱之首茍舉措乖違則天意人心隨即渙散臣不敢避萬死為陛下極言之非是敢為危言若論蓋以聖性本不如此而不忍陛下負此不美之名也且過宮之容疏初何疑間獨以自去冬以來乘輿屢駕皆成中輟皆是舉行盛禮之日粵若會慶之旦臣所目覩百官序立重華宮外以望翠華之来大明浸升踵企目斷拜表竣事衆心皇皇當是時陛下雖自以為誠實無他而人情固已不能不愕疑矣至於長至之辰臣所目

覩者天仗入陳百辟就列徬徨徘徊嚴辦未奏離立庭中戯頬閤淚人心憂廹若癡若狂咫尺天閽無路可扣逡廵退却相顧黯然當是時陛下雖又自以為誠實無他然流言籍籍尤有非辭說所能解者矣臣於十一月十二日冐死投匭以自通於陛下之前盖恐於中外之情或有所未知也所幸邇來進書成禮過宫如儀天宇開霽都人懽欣中外疑惑方得消釋陛下誠實之意始昭于四方而此月兩旬之間過宫之日則復兩皆放仗

十七日之事又復甚於往時自旦至暮竟無傳旨侍臣在庭衛士在列經過官司伺候起居捉巷軍兵次第排立終日守次莫不皇皇逮夫殿門將閉始各散歸宰輔章奏間阻隔絶宫闈殿陛有同萬里呼吸之際關念實深夫偶未過宫亦非大失第以屢不加察因是而可生禍亂之階蓋因循失信閒燕自如固已深失人心而外庭内朝關節脉理不相貫通譬若咽喉之間須曳閉塞便成危疾此乃陛下切身之利害而宗社安危之所分

也若乃四方之觀聽夷狄之窺伺姦雄之生心聲聞流傳愈遠愈異則猶為後日事耳臣在闕門之外聖意所以適爾未出之故非所敢知但此事至大至重人所共曉合四方之心以此為莫大之憂更不暇語及他事陛下聖性高明靜而思之其可復以為常邪今壽皇坐朝進香之禮降旨過宫陛下寓誠意於禮文不敢有忽凡曰臣民孰不鼓舞聖德而適以陰雨有所未果但自兹以往衆心愈覺顒顒政在陛下益加聖心謹此常禮疑

情滯念不可復存感動轉移難以少緩每遇過宫日分前期敬戒養此誠心或恐左右便嬖之臣妄測意旨但務逢迎否則覆藏姦慝潛行離間時當過宫往往進酒排當留連夜刻無以全陛下平旦清明之氣遂使鑾車夙駕多失期度此等情狀未必有之然臣私憂過計則願陛下更致察焉古人有言所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日也夀皇躬致二十七年之養於高宗雖殊方異類亦皆感化今夀皇春秋寖髙陛下問安侍膳不容朝夕之

不親則五日一朝節序展慶式循儀制猶為闊疎陛下聖孝自天可不深念若或聖體適於斯時少有未怡謂宜預降指揮改作他日清燕高拱以養和平之福雖一時小小排當亦當暫輟如此則始能還天意於既睽之後收人心於既失之餘大本充立有以發天下孝敬之心則事或未理皆可支吾而陛下事親如事天之實德殆若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豈惟纎塵浮翳有如氷釋不足為累而孝德感召和氣致祥又有以開萬世

無疆之休矣臣拳拳之志止在愛君發言狂愚憂心如醉惟陛下裁赦臣冐犯天威俯伏待罪之至

紹熙三年十一月陳傅良上封事曰臣一介疎遠才不逾衆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歸以纖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顔開懌玉音温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賛讀官極一時儒者之

遇臣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
值之責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爲大王
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
敬長恩愛無負任使之意死且不朽葢嘗讀書至文王
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雞初鳴衣服至于
寢門外問内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如内侍曰安文王
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則必反覆爲
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法事親若文王則受命作周本支

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效之勿以為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保而望思歸來之臺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大王資稟純明嗜好鮮少不自貴倨喜親書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斂衽加敬

漢之所以失則噸戚不忍聞也邇者王譽曰彰人心曰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為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惑焉會慶誕節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羣臣迫怵安窺聖意臣固知陛下自違豫以來雖及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區區陳説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汎觀往古無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陛下上虧三宮之歡而下

責小臣陳誼於冢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未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亦如余乎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顧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病早衰齒髮頹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四年傳良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又上奏曰臣不勝螻蟻之忠輙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踈故也夫惟其勢易踈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通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

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来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

之寖踈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輙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傳良又上奏曰臣近者不識忌諱辛因賜對輙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闊略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

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彞之性不可解剥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況陛下父子聖明同

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踈魏邸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縁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鬭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妾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

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託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略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

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宫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

傅良又上奏曰臣竊覩兩年以来以不過宫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恠矣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

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
聖懐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
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内廷不必人人
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
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凢三感悟於此
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
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来曾許丞相以十
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

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惟中變而又號名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惶恐踧踖前此對後輙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寛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蹈實禍懷妄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侔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

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宫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莫敢訟其寃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内殿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覬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黨緣卒禍其子

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宫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事脩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矣尚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輙阻慼以其人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灾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外復為陛下懇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捄其將来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

傅良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

攻之宗廟滅絶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恭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讟讟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恠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疑壽

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令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

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令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踈令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閒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閲義理

孰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
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
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専欲盛怒益
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墻之禍殆不可謂今直
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處頰之頃則轉
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
難平也非若强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
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

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宫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宫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脱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説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脱弧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

變則通此其時矣獨柰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
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
當謝事納禄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
裁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秘書郎彭龜年乞車駕過重華宮上䟽曰臣聞大學之
九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衆也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而已矣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此者也恭惟

陛下嗣無疆大歷服四年于兹講求治道非不勤至然而風化未興習俗日頹閨門之雍穆之風郡國多陵犯之變遠未暇言姑言其近御史臺朝廷紀綱之地而羣不逞敢奪人其中驅擊於市餘杭縣去行都財百餘里而無賴之人輒登縣治而逐其長秀州私販鹽者巡檢捕之反縛巡檢而殺士伍其無忌憚至此耳目習熟以為故常循循不已禍將益大不可待之為小變而不顧也國家法令明備若使此等可以法治則人固畏之矣

法密而人不畏此非法之罪也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陛下抑嘗自反矣乎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又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宫邦君室古之聖人非是彊認以為己責理固如此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豈無自而然耶恭聞壽皇聖帝之事高宗也備極子道其始受禪欲日一朝高宗不可於是下倣漢制月六朝

焉已而高宗復難之始展為四朝然不朝之日晨昏定省之禮飲食上下之節寒暑温凊之宜無不聞之雖有南北宮之不同而父子嬉嬉如處一堂自舜文而後事父母盡其道唯壽皇而已耳此皆陛下所親覩想當時宮闈之間委蛇曲折求以說夫親者陛下又皆心得之外庭不得知也至今天下稱頌壽皇之德必指事親為第一事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則陛下之事壽皇當有以過之而後可若纖毫有所不及則天下之責必至葢

壽皇之於高宗與陛下之于壽皇又不同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供養三宫未嘗有缺止因前歲聖躬不和於是過宫稍稀夫過宫固事親之末節也今日三宫之情如春風和氣何嘗計此然有不可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歴月不過宫可乎是不可委之於偶然而已以是為偶然而弗恤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夫稍不過宫直以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曾不過如此

等事於此有不謹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已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於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以自見乎且父母之愛其子不論貴賤其情則一人至晚年愛子尤切倚門之望豈獨閭巷之人哉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疑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此亦壽皇恐人得以竊議陛下故為陛下辭責於人此蓋壽皇美意必非不願陛下之来也陛下儻疑壽皇不喜陛

下之來鑾輿何不一往以嘗之上可以感動慈親之意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今日壽皇愛子之心人莫不知而陛下事親之心人猶未信自去年陛下不過宮得之道塗之議籍籍可畏不知曾有舉以告陛下者否似聞宰執侍從臺諫亦嘗言之然有召亂致禍之言已而竟不過宮言遂不驗然亦幸而不驗爾今日不可不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臣所以欲有言於陛下而必首及近日數事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不得不警爾抑又有

大可憂者焉臣聞之道塗皆謂兩宫之情頗不如舊疑間之隙漸覺有形此雖小人見陛下久不過宫有此擬議然臣以事揆之亦有不容不疑者陛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自合奏禀而陛下不行此一事也陳源乃壽皇所屏逐之人而陛下録用之此二事也壽皇近失長婦若庶人見父母晚年遭此憂戚亦必親唁之而陛下不往此三事也積之不已其疑愈深却恐因循遂成阻隔此豈細事哉竊聞嘉祐治平之間英宗母子携貳已開

內臣任守忠等間諜之於內大臣則韓琦富弼侍從臺
諫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於外當是之時小人
唯欲其離君子唯欲其合天錫我家社稷有福二聖英
睿既不惑於小人之言而諸臣懇惻又足以動天性之
愛所以天下禍亂無從而起蓋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
指爲家事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
深疑隙日大令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深憂者陛下
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臣之中已有任

守忠者在焉兩宫豈堪有他疑哉方今廷臣無不知此每至聚首動色憂之然臣嘗竊聞其議論皆未有忠實為陛下謀者或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誰無親親所當事奚待人言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不如聽之天理自還為此説者委陛下為不足與言此最不忠之大者或曰此亦非言語論説所能動獨有夀皇降意以就陛下或可回爾為此説者是又欲僥倖陛下一出以厭人情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儻為此舉在夀皇固慈矣然

倒置如此此於陛下得為安乎使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徒當今日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一說告陛下必不委曲回互反累聖德如諸臣者臣實慕焉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為睬中庸九經已犯其五臣之所欲言者蓋不止此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最大者也唯陛下幡然改圖一新聖德使綱常之間了無所愧不特可以息禍亂又且可以致太平初無拘礙牽制在陛下反覆掌之易耳何憚而不為也哉干冒宸嚴臣下情不勝隕

越俟命之至

龜年又上疏曰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疑則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其為害至切也故歐陽脩嘗奏疏仁宗皇帝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治而常至於亂莫不欲明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耳夫好疑而自用其弊乃至於昏亂脩之言非過也情既壅而不通事既廢而不舉則理固應爾也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度越常

主忠信誠慤孚於天下羣臣獲事休明自非病風喪心安敢輙以昏亂二字重誣聖世適自今歲以來朝廷機務多疑不決宰執侍從臺諫皆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寄者言輙不行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尋常郵傳文書莫此為急亦復委之不信雖無昏亂之形而有昏亂之理有識者固已憂之然其事皆有跡可考一日清明蓋不待頃刻而可以一言辨之不難也唯是重華之朝累月不講闔閭竊議其言萬端多出揣摩類不可信逮

至九月二十二日忽自南内徑罷過宫指揮而後羣臣始知兩宫必有所疑不然陛下天性至孝不應於至親父子惄然相忘如此臣聞之道塗陛下宫闈之間上自中宫下逮嬪御或遇生日其大者則必有所宴集其小者亦必有所錫予蓋不如是則人情必有不美寧有慈福誕彌之月而不親舉萬年之觴壽皇聖節近在朝夕而進香故事又復不舉以臣揆之陛下非大有所疑於中必不若是然壽皇之於陛下乃親父子親父子復何所

疑而至此乎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嘗有睽阻者唯舜
而已爾其父至欲殺之其母若弟又從而設為機穽以
圖之至難處也然舜未嘗疑其父亦未嘗怨其母與弟
唯䕫䕫齊慄負罪引慝自今觀之舜之事親古今莫加
焉豈有罪可負有慝可引耶而舜獨如此者非僞為也
其心以謂吾事父而不得乎父即為罪與慝矣故書紀
其祇載見父而父㫋有允若之應夫舜之祇載以見其
父乃其父真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使其不見詎

敢望其允若哉今之時非舜之時也舜處其變陛下處其常舜為其難陛下為其易計時揆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為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為其易獨何歟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戇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為舜之事也邇者羣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天聽穹窿未見昭格此固羣臣孚誠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於

陛下之胷中者見外庭紛紛迭有奏疏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羣臣之言未可知也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以所疑之故而一時無有忠實懇惻能啓廸聖心者是以其疑至今未解臣方聞有此宣諭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不示形迹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必將益甚也何也陛下父子豈復有疑為此疑者必有人焉其人聞陛下將與羣臣剖析此疑則其心必如沸湯唯恐陛下父子一見天性復還則前日間言

反將為莫大之禍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為間諜妄指形似重惑皇明使陛下不復出激怒聖父或傷陰陽之和乃適其意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彼之計誠遂矣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臣甚為陛下惜此也昔潁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其機一也而應否異者莊公無人間之而為肅宗父子之間者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然則羣臣之言

不能感陛下豈不類是哉雖然陛下既因是人而起是疑矣一旦欲使遽釋其疑固甚難也何也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而無以辨之則固難望陛下之惰然也臣嘗聞陸贄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唯明與辨乃治疑之良藥臣竊觀陛下多疑皆始於不喜明辨之故然外廷之事羣臣尚能為陛下辨之乃若父子之間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臣愚欲望陛下肅命鑾輿亟朝重華反躬自

咎極其誠意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於壽皇壽皇見陛下如此必將感發慈愛歡然相接盡以所疑明辨之於陛下臣殆見陛下父子自此天清地寧日光月潔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方今兩宫睽異落落難合而臣知其必可合者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但恐隔而不通則無如之何若陛下感於此壽皇必應於彼視影響形聲猶為不速也反昏為明轉亂為治直在陛下他人安能與哉臣但能為陛下言之而已唯陛下念之干冒宸嚴臣

下情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龜年又上䟽曰臣輙瀝血誠仰干淵聽臣備數三館無補公上比隨同列疊抗封章陳乞陛下過宫幾至煩黷臣於十月十七日又嘗獨上一䟽謂陛下久不過宫必有所疑而植此疑者必有人焉深恐其益為間諜欲乞車駕早過重華親辨其事意雖誠懇詞實荒踈不足以裨補聰明實深憂懼至十月二十六日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雖未見鑾輿順動而巳知父子情通至

次日降過宫指揮閭閻之人破涕為笑聞之道路皆謂
陛下嘗明諭大臣以小人間諜之語將有行遣人皆謂
陛下父子自此當歡愛如初矣而臣實未敢以為喜也
何也陛下既明諭間者姓名而大臣不能正其罪間者
不去則陛下過宫之期必不可必矣蓋天下之人皆願
陛下過宫而所不願陛下過宫者不過此三數小人其
平日造作疑阻以間踈陛下之父子者不知其幾何矣
一旦陛下父子相見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豈不憂其

罪戾之及乎臣嘗見陛下臨朝與羣臣語及過宫未嘗不動色及入中禁即變其說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也既而果聞中輟不勝憂懣臣不敢保惜首領終為陛下明言之臣在闕門之外固不能知爲陛下父子間者果為何人耶抑為何事耶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皆必有故遠則興慶之事猶有明皇結歡父老召宴將臣之可指近則靖康之事猶有徽宗不發遞角截留兵卒之可疑壽皇自揖遜以

来何嘗畧有此等痕迹陛下試舉間者之言一二質之於外臣知其必妄無疑矣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果何故耶臣知非陛下不欲決但數間者不欲決耳陛下早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陛下遲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只是爲此數間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陛下不忍於數間者以受天下之謗而乃忍於壽皇以成數間者之姦乎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首公勇敢任

事者爲陛下辨此疑任此事也今日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以調停重華臺諫暨百執事但能仗父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至於疑間之根盤固左右者畧不敢一語及之曾不知此疑根未除雖至情有所不能通雖大義有所不能舉譬如陰沍之雲凝結未散非疾風動盪盡力掃除安能使太清廓然皎日復麗哉臣區區愚忠誠不忍陛下爲此數小人者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故終日忘食終夜忘寢思有以告之陛下十月十六日

之疏猶未敢誦言之今事急矣不得不言矣竊見今日
內侍間諜兩宮者固不止一人唯見陳源在壽皇朝得
罪至重近日復遭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禍必自源始
方源未進之時雖陛下過宮已疎然源之進也政以知
陛下此疑已動而其黨之進源也亦欲陛下此疑愈固
也源輩既在宮中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蓋其膽大
敢為欺罔機深能為狡獪陛下飲食居處皆將投以所
疑重華往來問訊皆將指以為疑或陽請陛下之出而

陰尼陛下之行或名爲畏懼壽皇而實以激怒陛下千方百計神出鬼沒雖不可得而窮詰而其情狀意態不過是數端而已大要只欲陛下父子終不相見而後其志始遂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謂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今人有父子而欲間絶之則其於君臣何有哉陛下儻以斯人爲忠則臣有以驗之矣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張后與焉既而父子睽異輔國得志卒之殺張后而致肅宗亦隨以亡者實輔國也陛下

自今觀之間人父子者豈不可畏也哉今陛下久不過宮而道塗紛紛議及中殿陛下以爲誰實爲此宮禁之事祕不可聞所以騰播於外者皆此輩爲之也今已如此後可知矣司馬光嘗論髙居簡以爲置居簡於肘腋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寧臣見源輩實亦如此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斥逐陳源以謝天下然後肅命鑾輿亟朝重華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陛下父子懽然宗社有永豈不幸歟若陛下以臣言爲愚妄不足

採取即乞放歸田里以畢餘生陛下既已赦臣不可使臣為小人所陷不勝忠憤懇切震慴悚恐以俟威命之

下

五年龜年為起居舍人又上疏曰臣恭聞三月二十三日有旨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臣雖庶官次亦當行臣於今月四日齋戒夙興奉將淵指跪辭致敬唯懼不虔然自朝廷祈禱以来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纔雨即風纔風即晴常若有散之而不得合格之而不

得下者訪之諸處皆未浹洽農事已過旱勢可憂臣自服職柱下凡四閲月已兩被旨禱雨天竺皆無昭格此蓋諸臣誠敬不足不能仰達宸衷合被譴訶理無疑者然臣竊伏自念水旱之災何世蔑有靡神不舉具有憲章若成湯之桑林周宣之雲漢無非反已自咎藉以徼福於神蓋未有只事祈禱以冀感通者也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而韓琦猶謂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

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琦所謂消伏災眚之道者即
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當時廷臣多持此論
故景祐元年旱李淑歸咎於爵賞過優康定元年天久
不雨龐籍以謂費用奢廣出納不嚴所致二臣之言災
異亦異乎漢之諸儒矣然槩之格王正厥事之説則誠
有此理也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氣既相貫氣動則
應人君欲考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已臣竊觀今日不
雨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宫者也

臣非彊自牽合欲得陛下因此警懼幸聽臣言實緣天人相與理政如此夫匹夫之賤儻孝於父母猶能致天降甘露地涌美泉設或不然禍亦視此而況陛下據億兆人之上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人之衆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宫之前黑子見於日赤青作於夜既過宫之後瑞雪忽降災變盡消感應之理其速如神則臣以為今日不雨在於不過宫豈過也哉且向來無雪固嘗禱而不應矣去歲之雪乃因不

禱而得之陛下非不禱也禱於壽皇即禱於天竺也今不一定省於北宮而但懇祈於釋氏使釋氏無靈則已釋氏有靈而真可禱也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何也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將不可矣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陛下一念儻回則此和自陛下而生一念不回則此和自陛下而乖顧釋氏何有哉陛下儻不聽臣之言非特不

能得雨於釋氏陛下今歲郊祀合祀天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臣尤以為憂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謂之明察者蓋無毫釐不盡之謂也於父母有不盡之心則於天地亦有不盡之心矣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尚何以事天地乎此臣又非特為不雨而言也情出迫切言詞狂悖天威咫尺俯聽誅夷唯陛下裁幸

龜年又上疏曰臣竊見近日侍臣自宰執至於百執事

陳乞陛下過宫不知幾疏皆不蒙聽納至一日之間舉朝求去自古及今蓋未聞有此等事也臣謂陛下見此必加省察乃聞宰執開陳聖怒叵測陳善閉邪人臣之職分也羣臣獲事休明偶見陛下過宫希闊恐虧孝道故畢力開陳一幾感悟雖詞語狂悖舉措輕脱然究其中心則皆有忠君愛父之意若以古人之法揆之不唯當容受聽納又當奬予激勵然後士氣可振國勢可安而陛下乃反有含怒之意將大有所懲戒此則臣之所

甚憂者用是昧萬死一為陛下陳之臣竊惟今日之事
憂陛下者指小人以為間順陛下者指君子以為激夫
以臣事君或出於激此固不可然有輕重焉君子雖激
猶為愛君小人之間直損君德耳陛下至親父子若非
有間寧至於是羣臣但見陛下久不過宫人情洶洶不
勝憂懣只得以大義勉陛下小人必曰若如此而出是
陛下本不孝因羣臣而後孝也本其意止欲固其間言
使不至於敗而已陛下乃從而信之可乎設若陛下不

聽羣臣之言終於不出亂或由是而生則昔之投間於
陛下者又未必不推爲羣臣之激有以使之也而陛下
又加怒於羣臣可乎小人始以間誤陛下而終以激殺
羣臣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
不出舉朝求去如出一口此豈有形役而氣使之者盖
出於其心之同然故不期而動如此陛下只以此推之
則自此舉止動息若稍不順人心其應又豈止此而陛
下不懼可乎臣觀陛下近日所爲多拂正理唯有容納

讜直闊略狂猾所以人心未離若更於此路稍加荆棘則陛下大事去矣陛下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為而不容之乎此等不過少忤陛下之意陛下若遂去之則順陛下者進矣陛下抑思今日之事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順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為愛君乎陛下但與羣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逆順臣雖至愚未敢以為然也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既為君德之玷諸臣得罪亦兆國家之禍是未可知也

陛下若聽羣臣之言父子如初不唯聖孝光明上紹虞舜羣臣得安意奉職共登太平豈不休哉國家安危羣臣禍福繫此一舉此臣所大憂也唯陛下念之

龜年又上疏曰臣輒冒萬死仰控忠懇臣本無材術謬司記注近數奏論過宫希闊載筆雖書書之則臣不知愛君不書則臣不知守職書與不書臣皆有罪是以抗章自劾陳乞竄逐聖恩寛大俾復故官威命一臨跼蹐就職陛下既未許臣以去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敢

冒昧條舉一二陛下事親禮有常數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宫臣猶可書也四月二十二日初無免到宫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書耶尋常問安偶免到宫猶可書也五月七日既以壽皇聖帝聖體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宫使臣又如何書耶然初八日免到宫既云有壽皇聖旨猶可書也今月十五日初無免到宫之旨在朝羣臣累請問疾乘輿已駕道路已清而陛下復不出使臣又如何書耶十九日為壽皇服藥肆眚天下連

日都人顒望翠華之出不啻望歲而陛下晏然不動使臣又如何書耶然此特見之闗報之粗者耳若夫道路流傳至有不堪聞者臣雖不得而書計必有野史書之其言但有增加必無隱諱傳之後世重累聖德臣實為陛下惜也臣竊見近日羣臣請陛下過宫者不止一人或將順或匡救或解釋其疑亦不止一說言語忿激引類褻慢殆不可恕而陛下受之曾無難色一入内庭其意即異果何為而然哉是必有誤陛下者也然誤陛下

者不特間踈陛下父子而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儻非羣臣忠愛陛下誰敢及此今陛下外雖受其言而内實背之是必有謂羣臣舉不足信者也謂羣臣舉不足信則是又踈間陛下之君臣矣羣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多近醫藥恐陛下因循不見或成不可追之悔故勸陛下太急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唯恐羣臣之言入而陛下之天復也故誤陛下愈深想其為説不一而足臣觀近日壽皇遊幸而陛下無所効獻壽皇服藥

而陛下不及省問陛下豈忘此者是皆内侍輩自愛巳
甚唯恐陛下疑其輙通重華消息故不敢以告致陛下
事親之禮少虧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使外庭
之臣鉗口而不敢言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復見矣豈
不痛哉彼小人者既離陛下父子又離陛下君臣使陛
下孤立於上内外不得通禍亂不得聞此其意欲何為
而陛下不悟乎若此等事法皆不利於陛下之身而陛
下冒行之臣實痛心疾首不曉其故以陛下聰明睿智

纎悉必察何獨於此畧不省覺葢小人誤陛下已深矣彼但使陛下父子恩意之間日損於一日如履淤泥一步深於一步則不待更加讒毁之言而陛下自不能已可不謂慘耶然以臣觀之父子之性出於天命安能終暌唯患聖心不回耳聖心一回臣以為處此甚易也夫木本不衰有蠧則衰一去其蠧木如初矣父子本無暌有間則暌一去其間父子如初矣陛下今若翻然悔悟将平日為間之人揚於王庭明正其罪則向来陛下父

子之間少有所不及之事蓋有任其責者又何足累陛
下哉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少察所親無使父子之
恩絕而後悔小人之間遂而後悟天下之亂作而後圖
則無及矣唯陛下速為宗社念之臣為右史輙及陛下
父子之間自知必干天誅然陛下之意不回則臣之職
終不可舉是以率意極言無有所隱唯陛下幸赦其愚
光宗時陸游上奏曰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
之位而致養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尚何

待塵露之增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輙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禀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宫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為心壽皇罷朝而悅進膳而美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罷朝而不悅進膳而少味則陛下愀然憂見於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薦甘旨奉輕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温凊也非千門萬户之宫鈞天簫韶之樂也唯在陛下得

得天下之愛戴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雞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幾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歉然於懷豈有限極然闕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為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陛下時備法駕率羣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来告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輟玉食陛下雖居萬乘之貴孰與

解憂哉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為念自三思十思以至百思不為過也自一日五六日至於百時不為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為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旰壽皇亦與焉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則所以交四隣訓子弟備饑饉禦盜賊比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懼憂之及其親也犬馬小臣貪於增廣聖孝不知言之涉於狂妄冒犯

天威伏候斧鉞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一